

一辆有犯罪嫌疑的车辆,通过悬挂假牌照在异地作案,跟踪监控它的踪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但如果遇到一位身为软件高手的警察,结果是必栽无疑。

许子锋,章丘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大队的教导员,他同时又是一位软件高手,在他的软件世界里,警情和地图一目了然,分析和研判自发生。

2015年9月1日下午2点多钟,网络警察大队办公室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,这是许子锋刚刚研发完成、正在测试运行的案件预警系统发出的,系统显示一辆流窜作案的嫌疑车辆已进入章丘。

“准吗?”面对大家将信将疑的眼神,许子锋的心里也有些忐忑,虽然对自己研发的软件有信心,但毕竟是正在测试运行阶段,他也不能保证预警系统的准确无误。“那就试试看。”许子锋调出嫌疑车辆图片,立即向辖区派出所发布紧急预警,警情联动,就在各岗位民警加紧寻找嫌疑车辆的时候,嫌疑车辆忽然没了踪迹。

一条长微博曾经引起热烈讨论:出身贫寒的男子,在北京工作,过着极度省俭的生活,为的是资助一对贫困山区的姐弟。他的妻子被蒙在鼓里,也和他一起省吃俭用,后来因为买房,发现了丈夫钱财的去向,想离婚,经过思想斗争,试图原谅他,一趟山区行,却让她彻底崩溃——被资助的孩子用的是智能手机,而她却还在用学生时代的蓝屏手机。

有网友认为,那男人其实患有一种已经被命名的疾病,叫“病态利他主义”。

过度利他是病态,利己是不是会好一点?



我和中海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那时我在临朐县教育局教研室干语文教研员,他则在七贤公社青崖头联中当民办教师。当时的语文教学,最大的弊病就是作文中流行的“假大空”。为了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,我和同事骑着自行车整天在学校里转悠。

一天,我来到中海任教的学校,翻看了他所教的学生的作文本,不禁又惊又喜。仅看作文题目,就让人耳目一新。譬如:《拥挤的院落》、《捐饭》、《我最后悔的一件事》——是“后悔”而不是千篇一律的“有意义”,特别是学生的观察日记,有的写得相当精彩。和中海一交谈,他竟然还有一整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做法,并且已经实验好几年了。我当时就庆幸:这回算挖着“参”了!回到单位,一是把这学校的学生作文多挑了几篇,编辑到准备铅印的《中学生作文选》中,再是向教研室领导报告了我的发现。领导一听,也大感兴趣,当即决定组织全县一部分骨干语文教师在教研室开一个研讨会,让中海来讲讲。会议一开,才知道中海是天生的演说家。就像一年后在昌潍地区教研会上的演

问题出在哪里呢?许子锋在确定预警软件正常运行无误后,根据嫌疑车辆特征,反复查看视频监控发现,原来,狡猾的车主在进入章丘后偷偷更换了车牌,悬挂新车牌的轿车已经进入明水城区。看来这伙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能力极强,许子锋心中暗喜,他要看看他们来章丘的目的。

果然,下午3点30分,明水城区有群众报警称,被人以迷信看病消灾的方式诈骗现金13万元。据群众描述,犯罪分子有四人,三男一女。群众还提供了其驾驶车辆特征和车牌号。警情反馈到情报中心后,从车牌号码可以认定就是那辆有犯罪嫌疑的车辆,虽然此嫌疑车辆一直在警方的监控范围内,但这伙人的动作太快,在进入明水城区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竟然诈骗得手,然后逃窜。

看来是遇上了“高手”,许子锋就想和“高手”过过招。接下来许子锋要改变战术主动出击了。

监控显示,嫌疑车辆逃离章丘明水城区。许子锋带领行

动小组立即驾车沿犯罪车辆逃跑路线追击。而随后的道路卡口显示,悬挂假牌照的作案车辆又没了踪影。公路四通八达,没有明确目标的跟踪注定是徒劳的。许子锋的案件预警系统再次发挥了作用,通过数据示分析,此车一直行驶在路上,一定是又更换了车牌号。车牌号码可以随便更换,但车辆外貌是改变不了的。

“从车辆特征寻找嫌疑车。”在许子锋有条不紊的指挥下,大家从章丘外围交界处的各个卡口查看过往车辆,果然不出所料,此嫌疑车辆一路不断更换车牌,驾车沿309国道向济南方向驶去。

明确了追踪方向后,嫌疑车辆的信息重新显示在公安局的大屏幕上,这次它可逃不掉了。监控中心把嫌疑车辆的动态随时发送给许子锋的行动小组。下午5点左右,嫌疑车辆到达济南某医院附近后彻底消失,车辆应该是在此停下了。行动小组通过在医院周边寻找,终于在医院附近一临时停车点发现了嫌疑车辆,但车内并没

有嫌疑人员。许子锋判断犯罪嫌疑人在此停留的目的无非是两个,一是在医院内或医院附近继续作案,二是找个地方住下休息。但无论哪种情形,犯罪嫌疑人通过更换车牌在章丘作案得手又“成功”逃离章丘的“战绩”,说明他们不会弃车而逃,最终会返回车内的。

“原地蹲守!”在许子锋的指挥下,大家在嫌疑车辆周围蹲点守候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,从当日下午5点到第二天上午6点,嫌疑车辆一直在行动小组的监视之下。

9月2日早晨6点,天刚蒙亮,三男一女缓缓地朝嫌疑车辆走来,没错,就是他们!当他们打开车门正准备上车之际,许子锋的行动小组迅速包抄过去,死死地将他们摁倒在地,终结了这伙自以为高明的诈骗团伙的发财梦。当即在汽车后备厢搜出了四副假车牌,在他们的手提包里搜出了大量现金,无疑,这是刚从明水城区诈骗得来的。在随后的审讯中,犯罪嫌疑人对利用迷信看病消灾进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

为此,他们把一个大象一样的庞然大物引进了自己与家人的生活里,让家人与亲朋暴露在风口浪尖,时刻被时代浪潮所左右。

但,这不是成功者的必备品质吗?在那些登上福布斯排行榜的富豪传记和访问里,上述做法几乎是必经之路,他们过家门不入,他们在办公室备有睡袋,在融资最困难的时候,他们变卖自己的房产,让妻子卖掉自己的首饰,甚至从娘家骗来巨款……只是,成为潘石屹、丁磊的可能性有多少?是否值得用全部的日常幸福押在这个大赌注上?

创业也好,参与公共事务也罢,都没有错,但底线只有一个,把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分开,保证家庭和家人的安全,维护日常生活,拒绝让那头大象侵入到家里。而在这种维护中,女人得扮演监督员角色,时刻观察,看看“大象”是不是已经越位,逼近了自己的家门,并在关键时刻发出预警,态度坚决地进行拒绝。

发苍苍的时候,你沙哑的喉咙里唱出的将是最地道的乡土恋歌。那时,你就不是你,但你将是真正的你了!”(《田园的忧郁》后记)这话写于1991年,当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段话时,就想:你这不是在号召别人,主要还是为自己壮胆吧!

不管有无追随者,他还是放逐了自己,头也不回地出走了。先是从沂蒙山区的临朐跑到有平川沃野的滕州;又从古老的滕州蹿到了新生的黄河三角洲东营;又从东营漂泊到泉城。身份也不断变换,民办教师——公办教师——业余诗人——专职作家——新闻记者——广告商。

在许多人眼里,中海是赶着潮流走,这其中的苦衷,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“鸟飞返故乡兮,狐死必首丘。”这是中国人的宿命,更是历代诗人的宿命。自我放逐、漂泊流浪了一辈子的诗人,在步入老年时,又怎能不实现对当年自己宣言的践诺,又怎能不寻觅自己魂灵的家园。《总要归来》是他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首诗,是的,他终究还是要回来了呀!

讲一样,台下坐的人越多、官越大,他越来情绪、越能放得开。听着听着,领导一个个眉开眼笑,老师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。他的发言稿在1981年11月的《人民教育》刊登,后又被《光明日报》教育文萃栏目摘要推荐。当年,这可是在全县教育界相当轰动的事情。

那段日子,他上两门课,干班主任,又兼管学校青年团、排演文艺节目,还帮着体育教师带田径队、女子排球队。整天赤脚光膀子带学生,操场上连蹦带跳还捎带着下河摸鱼,还不误把报刊上见到的好文章甚至《闪闪的红星》、《鸡毛信》给学生从头到尾地念下来。要求学生背诵的课文,自己先背过。办公桌前的墙上,还贴满了古诗、莎士比亚戏剧等摘抄……与此同时,诗作发表也从县一级油印小刊,很快就登上了《星星》、《诗刊》等全国大刊。一段时间,中海的诗有鼓帆远航、扶摇直上之势,并且还要起了小说、报告文学把式。整版登载在《光明日报》的纪实文学《强龙之舞》,不仅在老家弄了个“七级地震”,还得了《光明日报》的大奖;小说上《小说选刊》,有的还被只发原创作品的《人民文学》选载。就在我们对中

海有着更大期待的时候,1989年以后,中海却销声匿迹,让我等文朋诗友凭空生出重重担忧。

怎料到,已过耳顺之年的他,经了20年空白,又重新披挂上阵。仅两三年工夫,就拿出了《混迹与自白》、《本乡本土》两部诗集。

当年,就在被戴上“乡土诗人”的桂冠、惹得一些人侧目而视的时候,中海却对这顶帽子很不感冒,甚至厌恶。他厌恶乡土诗人这身份,他要逃离乡村。虽然,那时候他的生活已经有了巨大转机,教书从乡村初中,一下子被调到县师范,之前又破格“民转公”,捧上了“铁饭碗”,吃上了“国库粮”。但他还是义无反顾,逃跑,走人,惊得小县城的好多人张大嘴巴。自己走人也就罢了,还站在高处煽动:“离不开乡土,根本就无乡土这一概念;局限于一隅,势必产生一种盲目。只有对浪子才能唤其回头;只有放眼走向世界,才能谈得上立足乡土……我放逐你们,也解放你们,让你们尽情地去漂泊,去流浪……你走得越远,离你归回家园也越近!当你遍体鳞伤、白